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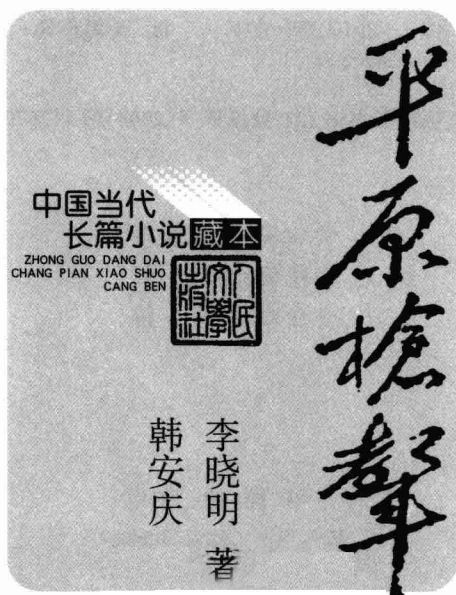
李晓明 韩安庆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平原枪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原枪声/李晓明 韩安庆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894-3

I. 平… II. ①李…②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670 号

责任编辑:姚淑芝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李 博

平 原 枪 声

Ping Yuan Qiang Sheng

李晓明 韩安庆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9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3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894-3

定价 25.00 元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目 次

一	肖家镇上	1
二	毒手	14
三	决裂	25
四	在民军	41
五	元旦的风暴	52
六	鬼子来了	69
七	仇恨	81
八	三粒子弹	92
九	法庭上	106
十	母与子	116
十一	地下斗争	127
十二	捅了马蜂窝	144
十三	第一个回合	154
十四	三打马车	167
十五	不能失信	179
十六	夜走清洋江	189
十七	伏击	201
十八	一枪未发	214
十九	“铁壁合围”	225
二十	兄妹俩	235

二十一	党的好儿女	249
二十二	各自为战	260
二十三	阴谋	273
二十四	群众的心没有变	280
二十五	锄奸	293
二十六	敌人的妄想	301
二十七	地道战	315
二十八	一打肖家镇	325
二十九	叛徒的下场	340
三十	打开铜墙铁壁	349
三十一	“运输队长”	360
三十二	八路进城了	369
三十三	报复	377
三十四	将计就计	390
三十五	狗咬狗	401
三十六	两份情报	409
三十七	二打肖家镇	425
三十八	三打肖家镇	437
三十九	洼地战斗	449
四十	任务	456
四十一	生死关头	464
四十二	黎明前的战斗	477
尾 声	488

一 肖家镇上

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

这老槐树长在肖家镇的南街口，谁也说不上有多少年代了，它那满是皱纹的干裂了的树皮，就像一个受尽折磨的老人的面孔。如今已经是深秋了，它那不多的树叶子也落尽了，光秃秃的，更显得干枯、凄凉、悲惨。

被吊着的人看上去只有二十多岁，穿一身白色的符衣符帽，从这里可以断定他是城东吉祥镇白吉会的人。他的双手反缚着，腰勾下来，两条腿垂成一条线，一只露出脚趾头的破鞋挂在脚上，看样子已经不能支持了。他勉强把头抬起来，用那乞求的眼光望着众人道：“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你们行行好救我一命吧，我也是安分守己的庄户人家……”

“不准嚷嚷，再嚷嚷我马上捅了你！”一个虎实实的小伙子拿苗子枪在他脸前一晃，厉声喝道，声如巨雷。这小伙子胸前戴一个红兜肚，穿一条红裤子，在这秋凉的天气，他却光着膀子，露出那古铜色的皮肤，脊梁上背一口五寸来宽的明晃晃的砍刀。他叫王二虎，是肖家镇红枪会里有名的一员战将，昨夜单刀独身闯进吉祥镇，生俘七个白吉会的人。

原来昨天不知为了什么，肖家镇的红枪会和吉祥镇的白吉会发生了一场恶战。白吉会勾结城里的民军，用机关枪扫死红枪会三十九个人，占了上风。红枪会吃了败仗，为了解气，决定拿这七个俘虏祭灵，一个村分一个，今天午时三刻开刀。一早，肖家镇的男女老少便来到老槐树下看究竟，霎时说长道短，议论纷纷。

“他娘的，白吉会没有好人！”

“哼！自作自受。”

“才二十多岁，还是个孩子啊！”

“唉！谁家不生儿养女，别残害这孩子了。谁去讲个情，留人家一条活命吧。”这是一位老大娘，说着拿衣襟捂在脸上。

那被吊着的人看见这情景，又用那乞求的眼光扫着大家道：“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替俺讲个情，俺一家老小五口人就托大家的福了……”

“你再嚷嚷！……”王二虎又一喝，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忽然一阵马蹄声响，一辆木轮大马车在背后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老一少。那老头是个瘦高挑个儿，一脸花白胡子，手里拿着长长的鞭杆，头前分开众人挤了进来。他忽然望着那被吊着的人愣住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成句子：“你，你……你不是小陈家店的陈……陈宝义吗？”

那被吊着的人眼睛慢慢闪亮起来，豆大的泪珠顺脸滚下：“老孟大爷，救救我……”

原来老孟赶车到过城东的小陈家店，认识陈宝义。这几天他给东家往城里倒腾东西，在城里住了两天，不了解乡里的情况。于是双手一摊，用他那颤抖着的声音向众人说道：“乡亲们，这是为了什么？这孩子是老实人！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啊！”

王二虎把眼一瞪：“他是种地的，别家的粮食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二虎子！”老孟吃了一惊，接着用长辈的口吻说：“你和你大爷耍什么野蛮？都是种地的庄户人家，这是为了什么？”

王二虎瞪着眼睛吼道：“为什么？为了给我们红枪会的三十九个人报仇！”

一提起红枪会，老孟的脸刷地变成一张白纸，不由倒退了两步。这红枪会的头子是谁呢？就是他侍候了一辈子的东家，就是

在肖家镇一跺脚全县地皮要颤三颤的苏金荣！

王二虎上前一步，继续说道：“仇有源，树有根，我王二虎凭白杀过人没有？”

老孟被问得哑口无言，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时在老孟身后突然闪出一个英俊的青年人，浓眉毛，大眼睛，他伸出左手把二虎一挡，用他洪钟般的声音喝道：“不对！你们仇的源在哪里？你们仇的根在哪里？难道就在他身上吗？”青年人把手向陈宝义一指，“他为什么要杀你们红枪会的人？是为了他脚上那一双破鞋吗？还是为了家里那两亩地呢？你说，他为什么？”

王二虎一开始还理直气壮地用眼睛瞪着那青年人，在青年人一连串的发问下，他慢慢把眼光避开了。那青年人用手向北一指，把脸转向大家说：“乡亲们，你们听！”

顷刻，全场又鸦雀无声，北边传来了轰轰的炮声。这炮声人们已经听了一个多月了，可是仿佛今天才听到似的，心又嘣嘣地跳起来。青年人接着讲道：“乡亲们，战火已经烧到我们家门口了！可是，我们在干什么呢？在互相残杀，杀我们自己的同胞，这不等于给日本鬼子帮忙吗？乡亲们，我们不要受坏人操纵，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犹如一声霹雳，把人们闭塞的、沉闷的脑壳炸开了，霎时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了明朗的青天，一个个都用敬佩的、希望的眼光，望着那个青年人。

忽然人群外一声尖叫：“谁家的叫驴跑到戏台上啦，在这充数！”

人们闻声，急忙让开一条道，中间闪出一人，但见他贼眉鼠眼，一个干瘦的脑袋像是用筷子插在肩膀上。这就是肖家镇上有名的无赖杨百顺，仗着他老婆“红牡丹”和苏金荣睡觉，便狐假虎威，成了肖家镇上一霸，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杨大王八”。

杨百顺把脑袋一歪，冲着那年轻人奸笑了一声，说道：“我当是

谁哩，认识认识，这不是马庄马老山的儿子吗？马英，听说你到南宫共产党那里留洋去了，怎么样，弄了个什么官？带回来多少人马？多少杆枪？”

马英用那两道深沉的眼光盯住杨百顺，严肃地说：“没有人，也没有枪，我带回来的是共产党抗日的主张，冀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哈哈……”杨百顺一阵奸笑，“共产党这一套我早就领教过了，就是会卖膏药，糊弄老百姓还可以，东洋人可是不听这一套。”说到这里，他突然把脸一变，眉眼鼻子拧在一起：“我老实告诉你，这里没你的戏唱，少管闲事！”

马英用手朝杨百顺一指，喝道：“什么闲事！难道你们就可以拿着穷人的命开玩笑吗？这是大家的事，这是群众的事，你杨百顺当的什么家！”

在场的群众对杨百顺早已恨之入骨，只是敢怒而不敢言，这时见马英将他抢白了，心里暗暗高兴，都替马英助劲，用那不平的眼光瞪着杨百顺。

杨百顺见风头不对，顺势一把将马英的手腕抓住，喝道：“你不要在这里逞能，有本事去见苏会长！”

马英一听，怒火万丈，把胳膊一抡，吓得杨百顺倒退几步。刹那间，多年积压在这个年轻人心中的仇恨，就像要从他的胸腔里一齐爆发出来！

原来马英家是苏金荣的佃户，因为积年累月借下苏家的债还不清，就把马英的姐姐——十七岁的兰妮送到苏家去帮工，工钱虽说寥寥无几，可家里总算少了一口人吃饭。

一天，马英的父亲马老山给苏金荣到衡水拉洋货去了，家里就剩下马大娘和马英母子两个。一场巨大的暴风雨来了，风卷着雨在猛烈地冲击着这个村子，像要把这村子洗平似的，窗纸被打破了，雨点濺打在炕上，马大娘一手抱着马英，一手拿被单子就去堵。

轰隆一声，一个巨雷在他们的院空响起，屋里照得通亮，马英吓得哇哇哭起来。俗话说：巨雷报信必有灾！马大娘心惊肉跳起来，莫非他爹在外出了什么事？……就在这一霎时，兰妮披散着头发，浑身湿淋淋地从雨水中跑进来，脸色惨白……。“娘，娘……”她一下扑到马大娘的身上便哭成泪人一样。

“怎么啦，孩子？你又受委屈啦，你说啊！”马大娘紧紧抱住自己的两个孩子，马英也不哭了，瞪着两只圆溜溜的小眼睛望着姐姐。

“娘，娘，我……我叫他家的二……东家……”兰妮哭着说不出口，她把头埋在娘的怀里。

“孩子，孩子，你……你叫他……”马大娘的声音颤抖着，嚎啕起来。

“娘，”兰妮把头紧紧贴在娘的胸上，低声说，“我没脸见人了。你是我的亲娘，我才对你说，你不要对别人说，人活在世上，总要有脸，我虽说死了，一家大小还要活着……”

马大娘不哭了，女儿的每句话，都像是一根根的钢针刺在她的心上：“孩子，你说的是啥啊！”

“娘，不要告诉我爹，就说我病死的，他老人家脾气倔，不要闹出乱子，只希望你们能过个平安日子就好了。等马英长大，他要有出头日子，再告诉他替我报仇！”兰妮说罢，抱住马英，在他的小脸蛋上亲了两下，就往外走；马大娘丢下怀中的马英，一把将女儿拉住：“孩子，你上哪去？你不能……”这时她才发觉女儿的手这样滚烫，再一摸她的额头，烧得要命。兰妮被母亲拉回来，一头栽到炕上，马大娘扑到女儿身上，摇着她问道：“孩子，你到底怎么啦？”

“我……我吞了烟土啦。”

“啊——”一声霹雳，马大娘摇着女儿哭！喊！叫！……雷鸣！闪电！暴雨！可怜十七岁的少女，在她对这世界还茫然的时候，便结束了她短短的一生。

仇恨！仇恨！暴风雨能把这世界洗平，可是也洗不清这仇恨啊！……第二天，马老山回来了，问女儿怎么死的。

“病死的。”马大娘转过脸去说。

“好好的怎么会病死，准是在他家折磨死的！”马老山瞪着那满布血丝的眼吼道，“你告诉我，孩子究竟是怎么死的？”

马大娘被逼不过，只得将实情原原本本告诉了他。马大爷头上的青筋立刻暴起来，拍着桌子骂道：“祖祖辈辈给他种地，到头落不了好死，不过啦！”

第二天，马老山请人写了一张状子，在县衙门告下了苏家的二东家苏金荣。那县官说没有真凭实据；苏金荣在大堂上还一口咬定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马老山败坏了他的名声。最后马老山被判了个“诬告好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

马老山气得晕过去好几次。出狱那天，一直挨到天黑才回家。在月光下，他望着老婆孩子流下两滴泪，摸了一把菜刀，便又奔回城里来了。

马老山走到县商会门口，朝里望了望那辉煌的灯光，在一个角落里藏起来。苏金荣当时是县商务会长，正在里边打麻将，直到下一点钟才散伙。

马老山听得苏金荣在过道里讲话，浑身的血立刻沸腾起来，双手握紧了菜刀。忽然眼前一闪，走出一人，马老山赶上一步，用尽全身之力将菜刀劈将下去。那人忽觉脑后一阵风，急忙把头偏过，菜刀正劈在他的右肩，“啊呀！”一声，跌倒在地。此时走在后边的苏金荣掏出手枪照马老山叭的一声，击中马老山的胳膊，菜刀掉在地下。顷刻来了满街巡警，将马老山捆了。

这正是一九二七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反动派正在残酷地镇压革命。他们给马老山安上个“共产党暴动”的罪名，判处了死刑。马老山在就义前，一边在街上走着，一边昂然地诉说自己的冤屈，揭露苏家的罪恶，沿街的人听了，无不落泪。

那时马英刚刚八岁，一颗仇恨的种子便种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马大娘为了母子活下去，为了给男人、女儿报仇，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马英的身上，她到处跑着给人家帮工，什么活儿都干，忍饥受冻，积下几个钱供马英上学。

马英好容易上了几年小学，可是再往上巴结，那是无论如何也上不起了。他说：“娘，咱上不起学不上了，我去当兵去！”

马大娘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拉住他的手说：“傻孩子，你说这话不怕你娘生气吗？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啊！”

“娘，不当兵，咱怎么报仇？”

“当了兵还不是在他苏家手心里握着。听娘的话，孩子，好好上学，将来当个大官，管住他苏家。”马大娘说到这里，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接着又愁苦地说：“后晌我到你姨父家看看。”

马英的姨父在肖家镇天主堂里当长老，也算一个富户，因为马英家里穷，两家很少往来，马大娘也是个有骨气的人，只有到这节骨眼上，才去求人。

天黑，马大娘高高兴兴地从镇上回来了，她说姨父答应帮助，还随身带来一块现大洋，说是给马英作进城考学的盘费。不过有个条件：如果考上了，这盘费就算奉送；考不上呢，必须照数偿还。她把这块现大洋交到马英手里，千嘱咐、万叮咛道：“孩子，你可要给咱娘俩争这口气啊！”

马英就是怀着这颗屈辱、复仇的心，走进了县立师范学校。就在这一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马英也被卷进这次大风暴里，从这里他才认清了斗争的方向，革命的道理，一次又一次地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且认识了这个学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地下党员杜平老师。

抗日战争一开始，杜平便派马英到南宫八路军东进纵队里去受训，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回来，县委便派他到肖家区开辟工作。肖家镇在县城的正北，离城十八里地，是衡水通往县

城的要道,这里的情况最复杂,苏金荣又十分刁猾,所以县委才把马英派到这里。他是本地人,熟悉情况,但县委也考虑到他和苏金荣的关系,当他临走时,县委副书记杜平对他交代完任务,特别强调说:“记住党的政策,千万不要感情冲动。”

马英懂得领导的意图,也知道这副担子的分量。苏金荣是全县最大的地主,是一个最阴险最狡猾的家伙,又是他最大的仇人!如果叫马英去跟他干仗,那是比较容易的,仇恨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可是叫他去和他打交道,去争取团结他抗日,这首先在精神上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而苏金荣这个家伙将会怎样对付他呢?……

马英在回来的路上,坐在老孟的马车上就反复考虑着对策。如今听杨百顺提起苏金荣,不由怒火万丈,又一想,这正是和苏金荣谈判的好机会,就忿忿地说道:“我正要见他!”

老孟听了,慌忙凑上去拉了拉马英的衣角。马英一甩手,便大步朝前走去。杨百顺晃着个脑袋跟在后边。群众也随着拥进镇去,为马英助劲,可是又为他捏着一把汗。

肖家镇是县里头一个大镇子,足有五百户人家,一条南北大街贯穿市镇。大街的南段是些生意门面,以前十分兴隆,只是眼下萧条了;大街的北段住的都是财主,尽是些高门楼,苏家的大门最高,坐西朝东,门口还有两个旗杆墩子。杨百顺把马英领进大门,让他在客厅坐了,又命两个红枪会的人暗地监视着,便直奔后院去见苏金荣。

苏金荣正坐在太师椅上抽水烟。他四十多岁年纪,穿一件绸袍子,戴一顶缎子帽垫,脸瘦而黄,蓄着八字胡,故意表现得很气派、威严。他见杨百顺进来,微微欠了欠身子。杨百顺深深鞠了一躬,便挤眉弄眼地报告道:“苏会长,马英回来了。”

“哪个马英?”苏金荣的眉毛动了动。

“就是马老山的儿子。听说到南宫共产党那里留了几天洋,一

回来就在镇口卖起膏药来，还想把白吉会的人放了哩……”

杨百顺一口气讲个不休，苏金荣一句话也没说，呼噜噜、呼噜噜地一股劲抽着水烟。如今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八路军东进纵队开到冀南了，那些败退下来的中央军也老实了，有的被收编了，各县都在纷纷成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昨天他收到八路军东进工作团的一封信，邀请他商讨成立“战委会”的事，他正在为这事打着算盘：不参加，这天下暂时是共产党的，那自己一点地位也没有；参加了，谁知道共产党安的什么心，还不是借着抗日的牌子弄他的钱！如今马英又回来了，他来干什么？我们是仇人……

杨百顺跟苏金荣在一起混了多年，知道凡是他一股劲抽水烟的时候，就是要下毒手了，所以便自作聪明地献计道：“会长，我看把这小子扣起来吧，你知道你们两家……”

苏金荣一挥手，打断了杨百顺的话，又狠狠地抽了两口水烟，啪的一声，把烟袋往桌子上一放，脸上露出一丝阴笑，接着在杨百顺耳边低声叽咕了几句什么。杨百顺连声称是，一溜烟朝镇北的龙王庙去了。

苏金荣整了整衣帽，朝前院客厅走去。马英正在客厅里不耐烦地来回踱着，忽听脚步声响，一转脸，见苏金荣已经走进客厅，二人的眼光碰在一起……仇人！仇人！仇人来到眼前，马英眼睛里冒出愤怒的火光，两只拳头也不由自主地握紧了。这时他耳边忽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记住……党的政策……抗日统一战线……千万不要感情冲动。”

在苏金荣的印象里，马英只不过是一个笨头笨脑的穷孩子，可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气宇轩昂的青年，特别是他那炯炯逼人的目光，使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他立刻镇静下来，堆起一脸假笑，客气地说：“马同志回来，有失远迎，请多多原谅。”

马英往太师椅上一坐，把一只握紧拳头的胳膊往八仙桌上一

落,不客气地说:“不敢劳你的大驾。”

苏金荣接着让伙计沏茶拿烟,忙活了一阵,然后才落座,慢条斯理地说道:“苏某虽不才,也深明大义,当前国难临头,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中共提出联合抗日主张,我苏某举双手拥护……”

这些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马英也许不会怎么介意;但出自苏金荣之口,他就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和警惕。他心里暗暗说道:“别他妈糊弄我,我早就看透了你!”

苏金荣只管空谈他的抗日道理,对于马英的来意,他十分明白,却故意避而不谈。这是因为如果把白吉会的人放了,他就不能以此来笼络和迷惑人心;而更主要的是,这是他和共产党走的第一步棋,这一步棋的输赢,关系着全局的胜败。要是这步棋走输了,共产党就会赢得人心,人们就会逐渐认清他的真面目,红枪会就有瓦解的危险,他的统治地位也就不巩固了。所以他想用这些进步道理来迷惑马英,转移马英的视线,从思想上解除这个青年人的武装。

马英对他这一套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便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地说道:“既然你深明大义,这就好说。当前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自己人就不应该互相残杀,所以我要求你把白吉会的人放了,这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

苏金荣听罢,心里暗暗骂道:“好个不知厉害的东西,既然想见识见识,就给你点厉害看看!”他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仍堆着假笑说:“这事我不当家,仇也不是给我苏金荣报的,这还不是大家的仇?如果要放人,你得到龙王庙对会里的弟兄们讲讲,只要大家同意了,我万分欢迎。”

马英正想借此机会向群众作一次宣传,便追问道:“讲通了怎么办?”

“我马上放人。”但他随即也反问道:“要是讲不通呢?”

“任凭大家处理。”

“好吧，一言为定。”

二人说罢，一齐走出大门，朝龙王庙走来。大门外的群众又一拥随在身后，都想去看个究竟。老远老远，就听到庙里红枪会的人乱叫唤，声音又直又硬，一高一低，听了叫人心里不舒服。马英暗想：这些反动家伙把农民愚弄成什么样了啊！

走上庙门口的大石桥，苏金荣转脸对马英说：“请稍等一等，我先到里边让大家安静一下。”径自朝庙里走去。

这时来看动静的群众一齐围在桥头，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也不知又要的什么手段？”有的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老孟三挤两挤，挤到人前，对马英说：“你，你回去吧，慢慢再争这口气，这伙人喝了符，六亲不认啊！”

马英笑着说：“老孟大爷，不要紧，都是自己的乡亲，怕什么？”

这时庙里安静下来，苏金荣走出庙门，把手一扬，说道：“请吧！”

马英没有答话，昂然走入庙内。

这是一座老古庙，宽大的院落，高高的围墙，四周有十多棵大杨树，插入云霄，把天空密封起来。红枪会的人个个赤膊卷腿，磨刀擦枪，横眉瞪眼地注视着马英。也分不清哪是泥像，哪是真人，阴森森的寒气逼人。马英不由打了个冷颤，可是他马上警惕起来：这是在和会道门进行斗争！全镇的人都在望着我，全区的人都在望着我，绝不能动摇；坚定，坚定，坚定就是胜利！

苏金荣倒背着手向大家介绍说：“现在有共产党的代表给大家讲话。”

马英上前跨进一步，用他那炯炯的目光把所有的人扫了一遍，严肃地说道：“乡亲们……”

一句话未了，平地跳出两个恶狠狠的家伙，用苗子枪逼住马英喝道：“哪里来的野猫子，我们会里的事情不要你管！”

马英一见，勃然大怒，圆睁着眼睛厉声喝道：“这是你们会长请